



西遊散記

十鹿野苑

梵影

波羅斯奈，這個名詞在佛教徒的腦海裡，大概不會怎樣陌生吧。我們就是在波羅斯奈下火車的，改包了一輛汽車，逕投鹿野苑聖地，這時黃昏將近，大地漸漸蓋上了黑幕，我們一行人投宿於中華佛寺。

反正我們到這個聖地有三天勾留，在沒有拜謁聖跡之前，讓我先談一下我們寄宿的這間中華佛寺。

中華佛寺的前身，那是早在唐朝的時候，就由我國古德建立了一所支那寺（支那為中國譯音，即等於中國寺），不幸在十三世紀時，毀於回教徒之手，一直到民國二十七年，我國名僧道階老法師有意在支那寺遺址再建立一間中國寺院，會奔走南洋各地呼籲，進行募化興建，後因積勞過度，一病不起，圓寂於馬來亞怡保，乃由他的門徒德玉和尚繼承遺志，得僑居星洲富商李俊承居士獨資捐建，定名中華佛寺，於民國廿八年落成。從此堂皇巍峨的中國形式的殿宇，屹立於鹿野苑聖地，不但與同在一地的錫蘭寺媲美，且成為中國在印度首屈一指的寺廟。

堂，創立新牌樓，修築圍牆，搞得頭頭是道，更壯觀瞻。

現在再來寫鹿野苑聖地。鹿野苑是一片廣場，有一百餘畝地這麼廣闊，佛跡很多，值得寫的有下面種種：

淡美塔，在鹿野苑中心地點，是唯一最悠久的古塔，上尖下圓，直高一百多尺，全用大紅石砌成，紅石外觀刻有花紋梵字。塔腳下有一處被挖掉幾塊紅石，花紋和梵文也有許多看不清，這都是回教王朝破壞佛跡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，現正由政府修飾中。

至於這座塔基，有兩個不同的傳說：一說是釋尊在世時的入定地，一說是釋尊預信未來彌勒佛降生地，有了這種原因——無論是那一個傳說，都值得建立這座塔來永久紀念的。就因為失去了史實參考，言人人殊，連古塔創建於何年？興築於何人？都不可得知；但從雕工匠手上去揣測，可能是中國六朝時代的藝術品。

摩拉干哈吉塔寺，坐北朝南，是摩訶菩提協會分社，是一間嶄新的建築物，全用朱那紅石砌成，後座突出尖方形塔，模仿菩提場菩提大塔圖樣，最高處壹百壹拾英尺；前座殿宇長方形，中央供奉印度政府派考古家在鹿野苑遺址上掘發的佛骨。殿堂兩壁上，繪有五彩色八

相成道圖，人像栩栩，衣角颯颯，不愧是藝壇名人傑作。

塔寺於一九一三年，為達摩波羅居士興建，興建的因緣，是在當時的寺址發現了一塊「香室」的梵文碑，今尚存於當地的博物院，說明這個地點是過去佛陀住處，在佛陀住過的地方建築寺宇，當然很有意義。

近年來，由於考古專家們不斷在聖地上挖掘，又發現了許多前所未見的佛跡；且都是距離淡美塔不遠的平地上掘出來的。舉眼在這個廢墟上看去，那些古寺遺址，牆腳高矮不一，方格形長方形都有，碎石破磚，到處都是，和在那爛陀所見略同。幾根毀斷的阿育王石柱，是聖地上最重要發現的古跡，以圍繞鐵欄保護。有一處，是磚石砌成的地道，道深八英尺許，闊三英尺半，我們從前面地道口走入，走到後面盡頭地道口出，全長有七十餘碼。這種地道，不知古時作何用，若以現代時局衡量，正好做防空洞。

東南隅角上，有一座西式的緬甸寺，內分佛殿、圖書館、宿舍、設備簡樸而嚴淨。

西北面馬路旁，有一間婆羅門教古物保存所，是由政府公帑建造的，裡面盡藏婆羅門教的石刻像，高一尺至四尺不等，有：婆羅摩、濕婆、毘濕奴各種不同的神像，還有象頭卡尼士，猴神韓奴曼等畜類頭的神像。最使人難堪的，是濕婆和他的妻子擁抱親暱造像，看來真不順眼。我真不明白，為什麼一些女神石像，都是袒胸露肩，乳峯高聳，嫵媚逗愛，輕態撩人，堪與美國好萊塢名影星瑪麗蓮比賽，也趕得上時代曲線美女的標準。

耆羅教教堂，也是我們參觀地之一，原來「耆羅」這一名稱，是精神制勝的譯意，考這個宗教創立於印度，遠在佛教之前，它的教主，名叫華達摩羅，自號摩訶微羅——即是「大英雄」之義；他生於公元前五九九九年，三十歲出家，至四十歲才成道，主張四姓平等，這與佛教略同，唯其出世思想，遠不及佛教的澈底。

從耆羅教堂，竄過柏油馬路，是一所博物院，裡面設備，幾乎全是鹿苑中掘出來的佛教聖器，最先映入眼簾的，是陳設當中的巨型大理石柱，高七英尺，柱頂雕成四頭聯力獅子，雄獅脚下，唯有二十四幅突出的法輪，旁邊上雕獅、象、馬、牛四獸，據說石柱頂端石盤，是佛陀舉行第一次法會時的遺物，惜被毀壞少許，誠為美中不足。還有紅沙石雕成的菩薩像，高九英尺，出自貴霜朝代峇勝高僧親手傑作。佛陀說法像，座下有五比丘聽法，座上有天人獻供諸小浮屠，這是在五世紀時，用朱那石雕成的。其它如大乘派的未來佛石像，婆羅門教的格利詩神手托大山石像，濕婆手執三叉刺妖石像等。都足可證明二千多年前的印度，有這麼精巧靈活的藝術家，給東方民族最優秀的文明古國添上光彩。

浮 生 半 日 閒

週末，是每個整日埋首工作的人所盼望的；儘管他既沒有女朋友可會，也沒有閒情逸緻到遊樂場去尋樂，却也是個恢復疲勞的好機會。

晚飯後，同房的小張穿上那件才買的夏威夷衫，把皮鞋擦得雪亮，又對着鏡子照了照，一聲沒響，獨自興高采烈地溜了。劉大個雙手倒插在背後，踱着方步，在門前來回轉了幾圈，然後提議約大伙一起去看看「歸來」；結果響應的只有阿江和老陳，我那兒借來的名著。

如 萍

當我獨自一人，正靜靜地欣賞克利斯多夫那份笨拙倔強的奮鬥精神時，老楊哼着不成調的京腔打遠處走來。他一眼看到我正一本正經地在看書，便放下戲詞，以輕薄的口吻對我說：「別在瞎充聖人了，讓你再讀上三年還不是個窮僱員！」我沒理會，他又接着說：「喂！你看這初夏的晚景多美，我們何不去欣賞一番？」

說真的，要不是老楊這麼一提醒，我真連季節的變換都忘了；在故鄉正是「四月南風大麥黃，棗花未落桐葉長」的暮春風光，也正是農人充滿了希望時候。遠望滿地綠油的稻田，正如小麥抽穗的情景，於是，我便毫不猶豫地附和了老楊的提議。

收拾起書本，又喝了一杯涼開水，便和老楊一前一後踏上了溪邊嫩綠的草徑。山風沿着地面吹起，我似乎從枝頭，泥土中聞到了生命的氣息。要不是怕路窄會摔在潺潺

的流水裡，我真想隨着輕風的旋律，舞蹈一番哩！老楊是有名的戲迷，早就由不自主地哼起來了，雖然他的戲向來不講究板眼，但在這無限好的夕陽下，却也極為動聽。

我們順着山邊的草徑，邊唱邊走，穿過一片茂盛的竹林，看見一頭龐然大牛在路旁啃食着如茵的野草，顯得是那麽穩健、沉靜；牛旁站着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姑娘，身上穿着整齊的黃卡機衣裙，手裡捧着書本，正趁着夕陽斜暉默默地用心閱讀。老楊不禁脫口叫出：「好有功的孩子呀！」

我們以羨慕而又欽敬的目光向她注視了片刻，然後不約而同地向前走去。當我們的腳步聲把她從全神貫注中驚覺，她似乎猛然吃了一驚，緊接着把書本藏到背後，故意裝出一心一意在放牛的樣子。老楊像看到自己的女兒般，親熱地搶先跟她打招呼，她微笑着抽動腮邊的酒窩點了點頭：「是的，您在散步。」我除了欣賞她那純正的國語外，注意力仍集中在她的書本上。當我低聲問她看的是什麼書時，她好像被人揭開了什麼隱密似的，顯得很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紅着臉，以一種小女孩特有的嬌羞姿態，忸怩地回答：「是國文。」老楊似乎還要問什麼，我立刻用肘部制止了他，小女孩却借這個機會，牽起牛來走向另一塊草地。

本來我們是懷着十分誠意，想和她親近親近的，想不到她竟那樣使人失望！老楊木然良久，然後困惑不安地問我，她為什麼要怕我們呢？我沉思了一下，若有所感地對他說：「她並不是怕我們，可能是一種奇妙的兒童心理所使，因為我小時候也會經驗過。」

故鄉每屆小麥成熟的季節，學校照例要放假幾天，我在假期中的任務，每天以小田東的身份，到佃戶正在刈割的麥田裡去「閱邊」。那時為了要和另一位同學爭第一，我每天都帶了書，鑽到悶熱的麥田裡去拚命死讀；如果聽到田邊的小徑有人經過，不是立刻藏起課本，就是順着麥壟向更深處爬去，好像是怕任何人發現我在讀書似的。

老楊聽了我的解說，似乎對小女孩的古怪舉動完全釋然了，然後掏出香煙來，遞給我一支，我們便坐下了。老楊一支手支持着傾斜的身子，另一支手撫弄着迎風俯仰的小草，嘴裡吐着煙圈，好像連思念也都跟煙圈一起飄去。我沒打擾他的沉思，我知道他是在想什麼，因為他的眼睛一直跟着那個躲到樹後「偷讀」的小女孩。

我們在草地上悶坐了一會，看到對面綠色的小村中升起縷縷白練似的炊煙，好像是告訴每個在山野工作的人，應該是歸去的時候了。不久便從崎嶇的山徑上走來一群採茶女郎，她們臉上堆着樸實的微笑，嘴上唱着輕快的山歌，在越過小橋的時候，不知那個說了句什麼，竟引起全體的哄笑。一陣輕快而放浪的笑聲，驚起一支孤獨白鷺，它展開素潔的翅膀，擦着綠油油的田面，真向佈滿了晚霞的西山飛去。我猛然覺悟，拍拍老楊的肩膀：「喂！我們也該歸去了！」於是，我和老楊又默默地回到一住八年的宿舍。雖然景物依舊，但心靈上却因牧牛的女孩，歸宿的白鷺，引起了無限的遐思！

摩訶菩提精舍兩層洋樓，寬廣壯麗，專供朝聖地佛徒住宿，裡面設有圖書館，內藏中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暹、緬甸國文字佛書，給有心研究佛法者極大方便。此外摩訶菩提在這兒還辦了中小學校，免費招收貧苦學生讀書，課本和普通學校一樣，所多的是添一科佛學課程。

賓那勒斯城入口處，有一座轉法輪塔，建築在一個小山丘上，塔高數丈，形分八角，四面有窗門，內面空無一物。拾級爬上塔頂，低頭下看鹿苑景物，一目了然。這個法輪塔是鹿野苑一個重要的聖跡。當佛陀成道後，度憍陳如等五比丘，說四諦法就是在這個地方。後人為紀念這個神聖土地，才就地興建了這座法輪塔。據歷史告訴我們，這座塔會遭過一次浩劫，一度變成殘磚亂草的小山坡，迨至一五八八年，印度亞克巴皇帝，蒞止鹿苑，駕登這個荒涼的小山丘，才重修築現在這座堡壘般的八角形塔，並刻碑紀其事。

經典上說明鹿野苑得名由來，是因為古代養鹿的地方，其實現在也不例外，在一個鐵絲網欄內，草木並茂，仍有數十頭鹿養在裡面生活。這確是名符其實的鹿苑了。

鹿野苑這地帶，人文薈萃，交通便利，在佛教聖地中，算是頂勃興的一個。古塔的重修，新塔的添建，各顯雄姿，有如牡丹綠葉，互相輝映，把聖地繪繡得更美化，更可敬。